

渔网袜的品格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6846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68463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霍岩宗/殷郊 , 杨奉殷违 - Relationship , 戮郊
Character:	霍岩宗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现代paro , 女装 , 双性 , 腿交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28 Words: 13,235 Chapters: 1/1

渔网袜的品格

by [Xuebao](#)

Summary

“你的品格是什么？”
“漂亮啊。”

1

霍岩宗第一次看到殷娇是在上半年度集团工作会议上，那个矮矮胖胖的市场部总监因为出差没能到会，压着点推门进来的是一个大美女。

大不止形容美女美丽的程度，也形容对方的身量。霍岩宗目测这位大美女身高至少一米八，再加上一对细跟尖头高跟鞋，冲击力和压迫感十足，把旁边产品部总监比下去大半个脑袋，害得那最爱吹牛的男人坐在椅子上不敢站起来。

但引起霍岩宗注意的并非对方的美貌或者身高，而是穿着。殷娇上身穿了一件紧身豹纹小上衣，下身是短得不能更短的黑色小短裙，因为天气热，连丝袜都没穿，光着两条洁白紧致的大长腿。裙子修身贴合，任谁都要被那挺翘的臀部夺去五秒目光，才能心中带着一丝尴尬地迅速扭开头去。倘若现在是在夜店，殷娇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但现在可不是在蹦迪。

他们是要开会，集团总裁霍岩宗亲临的会议，就算是市场部平时素来风骚了些，这么穿也太过了。

霍岩宗此前没注意到集团里有这样的人，偏过头去问秘书：“这女人是谁？”

秘书的眼神有些玩味：“殷娇啊，霍总，你可能是全集团唯一不认识他的男人了。”

霍岩宗微蹙眉头，他的秘书说话一向严谨，在他面前少有这般说话的语调，但他没有打断，而是示意秘书继续说下去。

“殷娇是市场部从其他公司挖的人，网红，在大客户里相当受欢迎。这人穿衣服向来如此，人事部出了几道警告注意穿着，但因为业绩太好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”

正说着，殷娇坐了下来，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晃悠着，幅度不大、春光不小，旁边的销售部总监目光无处放，挪了半个身位，贴到技术部老总的身上去了。

秘书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但最出名的也不是这个，您看这人是不是特有女人味？”

霍岩宗对女人味的评价标准倒不在对方的妆容多精致裙子有多短，他的品味偏于传统，认

为女人味应当是像远在英国的母亲那般，温柔、典雅，最好是黑长直、穿素衣、化淡妆。但不可否认，只要是个男人，都挡不住殷娇扑面而来的性感风味。

霍岩宗因此没有作答，但秘书显然已经说上了头，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电脑屏幕意作高能提醒：“他是男的！”

这倒真让霍岩宗一震，转头去看秘书，秘书对着他狠狠点了几个头，表明自己绝无虚言。

霍岩宗脸色如常，再次看向殷娇，倒产生了本没有的兴趣。

“约他吃饭。”霍岩宗立刻做下了决定。

霍岩宗不是变态，对男扮女装也没有什么奇异的评价，他要约殷娇吃饭的目的很单纯：气一气让他相亲的爹。

霍氏集团日益壮大，老董事长大人却日益昏聩，他后娶回来的金丝雀没能再给他生个小儿子，于是传宗接代的任务自然转嫁到了霍岩宗身上。霍岩宗对结婚，或说政治联姻，本身虽不向往，但也并不抵触，他只不过看见老爹就烦，有意气他。

还有什么比带回去一个女装男身的未婚妻更气人？

霍岩宗畅想老头子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样子，心情大好，难得在半年会议上没抓着任何总监骂。会议一结束，殷娇就被拉到地下停车场，上了霍总的豪车。

霍总的劳斯莱斯倒是配殷娇这一身打扮，活脱脱一个身材姣好的拜金女郎配金主的样子，霍岩宗上下打量他，他也上下打量霍岩宗。没等霍总开口，殷娇就主动问了：“霍总想睡我？”

霍岩宗一年见不少往自己身上贴的小明星，什么主动的都见过，就是没见过主动成这样的。他一时不知作何反应，既然指着殷娇的短裙：“你不是男的吗？”

殷娇也不避讳：“身份证上是男的，下面，反正什么都有。”

霍岩宗脑子没转过来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殷娇笑起来，脸上挂了两个小酒窝，倒甜得很：“就是什么都有呗。”

霍岩宗脑子转过来了，“啊”了一声，车厢里沉默了一秒。

殷娇抬眼看他：“霍总，我可不是靠卖身上位，那业绩都是我实实在在加班熬夜来的。不过你长得挺帅，要我跟你睡觉也行，就是不能拿您总裁的身份压我，我不喜欢霸道款的，帅哥也不行。”

霍岩宗极少在旁人面前表现情绪，却被殷娇接二连三的冲击弄得有些绷不住。他下意识压了压殷娇的手，想阻止对方连珠炮一样的对话，手掌却在接触到的一刻跟触电一般，猛地又收了回去。

殷娇身高犹如超模，身体不像那些精瘦得只剩下骨感的模特，他手背柔软，摸着像绵绵的温玉。霍岩宗实在很难将这样的触感和他身份证上男性的性别对应在一起，这一碰提醒霍岩宗，副驾驶上坐着的这个人，身体和外貌一样，都是女生。

虽然不合他的标准，却确实很有女人味的女生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解释道：“我不是想和你睡觉。”

倒是殷娇一脸疑惑：“那你找我干嘛？”

霍岩宗恢复往日精明的神态：“我想让你做我的未婚妻。”

殷娇能混成市场部副总监也不全靠出众的相貌，他玲珑剔透、一点就通，听了霍岩宗上半句，已经猜得出下半句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他那分分钟几个亿上下的总裁大人，要顾他回去气气老董事长大人。

“董事长要炒了我怎么办？”殷娇很现实。

“他不管行政事务已经几年了，我要保你还怕保不住吗？”霍岩宗画饼道，“事成之后，我升你做市场部总监。”

对于霍岩宗画的大饼，殷娇并不在意，他笑道：“老张那活我干不了，您还不如把上半年的绩效给我翻个倍。”

喜欢钱就好，霍岩宗立即补充：“不仅如此，做我未婚妻期间，你的衣服首饰包包，我一律报销，风格……”霍岩宗看向他的大腿，对交叉处的隐秘产生了一种难以控制的好奇，“保持现在这样就行。”

殷娇拉长音没马上答应：“我还是感觉这事不靠谱，要不您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也没想好，想好再跟您说。”

摆明和霍岩宗玩起心眼来了，霍岩宗不生气，反倒很高兴，殷娇越是这样，越能把老头气

个半死。

他便开了这张空头支票，权且答应殷娇。

殷娇办事靠谱，第二天去霍家时穿了一套吊带小裙，裙子前腹、后背都有开口，里面搭配一套黑色网眼的内衬，比光着还添上色情的意味。霍岩宗接他的时候忍不住往他胸口看，内衬在胸缝处堆积出一条黑色的褶皱，向裙子的领口处延伸。霍岩宗想象了一秒裙子里面的风光，很快又被大脑自动阻止。

除却商业斗争，他在男女一事上向来很有道德。

殷娇今天穿了一条薄薄的黑色丝袜，紧紧地贴在他的小腿上，他鞋子也是新买的，红色的鞋底标注着昂贵的价格。他看上去心情不错，抬起脚来向霍岩宗展示：“一万二，老板，您的卡。”

霍岩宗点点头：“漂亮，便宜。”

得到了老板的认同，殷娇发挥稳定，进门第一下就喊了老董事长的新夫人“妹妹”，随后把嘴里的口香糖黏在了昂贵的骨瓷盘上，接着长腿一翘搭上了霍岩宗的大腿，餐桌上当着董事长的面对霍岩宗撒娇：“岩宗~喂我~”

霍岩宗把一勺鱼子酱塞殷娇嘴里，殷娇嚼了两下，浮夸地演起来：“哇~好好吃哦岩宗，我在老家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诶~”

他下一句能不能打包还没说出来，老董事长已经一拍桌，拂袖而去了。

霍岩宗在桌子底下偷偷给殷娇比了个大拇指，殷娇半个人都挂在他身上，手搂着他的脖子，小声问道：“撤退吗老板？”

“等等。”霍岩宗比了个杀生的手势，“斩草除根。”

霍岩宗不走，殷娇也不走，自在地吃完饭还坐到客厅里喝茶，新夫人碍于霍岩宗的面子还在赔笑，霍董在门口溜达两圈，拐杖杵得震天，霍岩宗这才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去寻自己的爹。

“你这找的是个什么女人，没点规矩！”

霍岩宗笑道：“这不挺有规矩的吗？”

霍董骂道：“你要和这种女人睡觉，我也不管你，结婚是万万不可以的！丢尽我的脸面！”

“您娶个比我还小的做老婆，倒是不丢脸。”

“那还不是因为……”霍董住了口，当初小金丝雀说怀了他的孩子他才领了证，谁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眼睛一转：“你说清楚，要和这女人结婚，是不是因为她有了？”

霍岩宗特意迟疑道：“他应该怀不上吧……嗯，我这么说也不对。”他转头看向殷娇，问道，“你能生吗？”

殷娇还真认真想了想：“前面应该能，后面能不能，我也没试过啊。”

霍岩宗再转过来的时候脸上挂了绅士而残忍的笑：“你看，她还没试过呢。”

2

霍岩宗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。

他想起老头气得砸东西的样子就忍不住笑，殷娇在副驾驶上刷了一会手机，忽然问他：“没想到霍总挺爱笑的。”

“嗯？我平时也挺爱笑的吧。”

“不一样，平时你是皮笑肉不笑。”

霍岩宗已然习惯了殷娇直来直往的个性，也没生气：“和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，是绅士的品格。”

殷娇放下手机，一手撑着下巴。他今日的头发比平时打理得更卷，像九十年代宅斗港剧里艳丽女明星的模样，搭配着正红的唇色艳光四射。他上下打量着霍岩宗：“所以绅士的品格就是皮笑肉不笑吗？”

霍岩宗瞄他一眼：“那你的品格是什么？”

他没有侮辱殷娇着装的意思，对于霍岩宗而言，一个有用的人远比起一个外表斯文的人更加吸引。但话说出口，他又自觉这话听着不太妙，毕竟自己今天才利用了人家的外表，又怎么能从这方面进行向下的评判。

他打算改口，但殷娇却回答：“漂亮啊。”

车流湍急，霍岩宗把车停了下来，端详在自己车上用手指玩弄头发的殷娇。人类天生好奇，就算是霍岩宗也不例外，他问道：“你从小就这样吗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霍岩宗想了想：“这么漂亮。”

“也不是，我初三以前也留平头、穿背心和大短裤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什么？”

“我来大姨妈了。”

殷郊下身长了个属于女人的东西。他出生在普通人家庭，父母注意到了儿子身体构造的不同，却宁愿假装没看见那玩意，一心只把他当个普通儿子养。他作为一个健全的小男孩长到十几岁，在一场篮球赛上忽然下身血流如注，吓坏了所有的老师和同学。

殷郊来了大姨妈，双性的身体终究是再也不能继续无视下去，医生说他身体里有两套完整的器官，摘除任何一套风险都非常大，手术费用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更是天文数字。最后，父母放弃了性别选择，得过且过，只是教会了殷郊怎么用卫生巾。

因为身体的异样，殷郊初中的最后一年过得并不好，曾经的兄弟排斥他，不愿意再和他一起玩耍。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把他当成了异类。

殷娇诉说时脸上没什么波澜，完全像在陈述跟自己无关的事情，对于残酷的细节一笔带过，只化成三两句最简单不过的历史。

霍岩宗听殷娇说着这些往事，他向来不和别人发展什么兄弟情义，与异性的关系也冷淡如水，倒因此少了几分殷娇本来就不想要的怜悯，只是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后来上了高中，我在电视上看到女主角穿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，红色的低胸剪裁、裙摆蓬松，搭配一条黑色的宽腰带，她一走出来的时候，全场所有人眼睛里都在放光，所有人都爱她。”

镜头下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光怪陆离而绚烂无比，其中的思想变化不好细说，也说不出出口，到底殷郊是看上了女主角那一刻的光芒，还是羡慕她那一刻虚无的被爱，已无从追究。不久后，殷郊得到了自己第一条裙子，偷偷穿去了学校。

霍岩宗用成年人的脑子一想，就觉得这事相当不靠谱：“你的同学……”

“当然是笑话我，可是没过多久，就有人主动找我。”殷娇顿了顿，“有一天下课，几个男生把我围了起来，说要摸摸看我的大腿是不是和女生的一样。”

霍岩宗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这走向在校园霸凌和色情淫秽之间摇摆：“你让他们摸了？”

殷娇凑近他的脸，在这么近的距离，霍岩宗能看见卷翘的睫毛、带着水光的眼睛和瞳孔里倒映着的自己。他甚至闻到了殷娇身上淡淡的香味，不像任何香水，倒像是草莓软糖的味道。

“你也想摸？”殷娇问。

他动作很快，抓着霍岩宗的手按在自己大腿上，霍岩宗下意识想收回手，却被紧紧按住，手掌贴在大腿根部的软肉上，隔着纤薄的丝袜，触碰到一片柔软。

他抽了两下手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张，竟然比不过殷娇的力气，殷娇的眼神在霍岩宗的脸上转了转，品出一丝慌乱来，这才松了手，又回到平时的样子：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霍岩宗自觉脸有些烫，稍微偏头不看她：“他们当时也是这么摸的？”

“想什么呢？那几个臭小子发育不良又矮又小，看我穿裙子就真当我好欺负，我把他们全揍了一顿。”殷娇侧身，大腿离开霍岩宗一即到的范围，拉开若有似无的距离，“但我切身体会到了，漂亮，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镜子里的世界是虚影，但人只能从左右倒置的虚影中认识自己，殷郊认识自己的镜子是一张不平整的粗糙锡纸，左高右低、上下扭曲，在这样的倒影中，美丽变成了力量，力量又进化成对美丽更进一步的渴望，也许这不是最好的答案，但确实是殷郊能找到的解题方法。

成年之后，殷郊把名字改成了殷娇，性别修改起来相对麻烦，于是他保留了身份证上男性的标注。性感让他看上去放浪，放浪到了一定程度，反倒成了一种风格，他无差别用漂亮的品格冲击所有人，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人生。

“但我觉得奇怪。”殷娇微微蹙眉，他的表情恰到好处，没添出半点不合时宜的皱纹，只是扬起了美人发愁的风情，“为什么我找不到男朋友呢？”

霍岩宗愣了一下：“男朋友？”

他不知道自己重复这三个字，是要确定殷娇喜欢男人还是奇怪殷娇竟然还单身，总而言之还是再问一次。殷娇点点头：“对啊，我想要男朋友，我还没谈过恋爱呢。”

他用大大的眼睛看着霍岩宗，眼神无辜而真诚：“霍总，要不您就答应，帮帮我？”

霍岩宗和殷娇达成了奇怪的合作关系，具体来说，殷娇是他的未婚妻，而他是殷娇的红娘。

霍岩宗在帮别人找男朋友这事上全无经验，好在殷娇的目标也很明确，他想找个正经谈恋爱的对象，最好是像霍岩宗这样又帅又有钱的。

霍岩宗心想那不就是我吗？但他吞了这句，全没提起。

“你想嫁入豪门？”

殷娇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，他今天难得穿了一身浅蓝色的正装，除了裙子比别人的短点，几乎是一套符合霍岩宗标准的职业装。

霍岩宗确信殷娇走进自己办公室时有人在小声说闲话，霍总正想家丑外扬，没有阻止，殷娇则早已习惯了自己身边有人窃窃私语，全不当回事。

“能当然最好，不能也无所谓，谈恋爱嘛，主要是一种体验。”

殷娇形容爱情的样子仿佛在情海翻波，渔场里全是大鲨鱼的那种，但霍岩宗让秘书去打听过，关于殷娇的艳闻在圈内确实不少，但好像真没人见过他有正经男朋友。

越是没经验的，说起话来越有一股老行家的味道，霍岩宗也不戳穿，坐到他旁边去，捏了捏他的裙边：“你穿成这样是找不到富豪男朋友的。”

殷娇不同意：“哪个男人不喜欢超短裙呢？”

“在夜场当然可以，要带出门的女朋友，人人都喜欢小白花。”

殷娇看向他的眼睛：“该不会霍总的品味就是小白花吧。”

霍岩宗被他看得有些心乱，眼神躲闪：“对，我就喜欢小白花。”

他在心里重复，黑长直、素雅古典、笑不露齿，绝不是殷娇这样的人间尤物、风流娇娃。

殷娇点点头：“霍总您喜欢，那肯定人人都喜欢，可我不知道怎么做小白花呀。”

“先从衣服入手。”霍岩宗的眼神无处安放，从殷娇的大腿一直滑到脚踝，总算固定在上

面，他决定帮人帮到底，“我给你买。”

殷娇得宠的事半个小时内就传遍了整个霍氏集团，人人都想来看看这个撬动霍家钻石王老五的女人——或者说男人，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偏偏两人毫不避讳，前脚风言风语才传出来，后脚殷娇就跟着霍岩宗上了车，直奔商场而去。

霍岩宗千挑万选，给殷娇买了几套符合小白花人设的裙子，现下穿在殷娇身上的是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领口只露出一

点锁骨，配上一条小钻石项链。微微收腰，既拍出了腰线，又不显得过分妩媚。裙子很长，只露出脚踝和半截小腿，收窄的裙身限制了殷娇的活动范围，让他不至于上哪都将一双长腿翘得飞起，配上一双中跟的米白色高跟鞋，果真收了一身的艳丽，像一朵温婉的小白花。

殷娇在他面前转了个圈：“好看吗？”

霍岩宗原本就喜欢这样的风格，被他媚眼一抛，心下更乱，夸奖的话没说出来，反而伸手抹了一把殷娇嘴上的口红：“妆也得换。”

霍总带着殷娇去做了头发，拉直了大卷，换上清新的妆容。他好像第一次正面看到殷娇清爽的原本的五官：多了一

丝柔和与甜美，古典而略带一点异域风情。

“这下好看了吧。”殷娇拉着他的手，故意半弯身子，用上目线仰望霍岩宗，他笑，“你喜欢吗？”

霍岩宗怀疑自己得了心律不齐，怎么看见殷娇笑得越开心，自己的心脏也越跳越乱。

他拨开殷娇的手：“还行吧。”

霍岩宗效率一向高，收拾好殷娇的外在形象，他当下决定带殷娇去聚会上见见世面，开拓开拓渔场。

私人酒会上聚着十几个富二代，霍岩宗在其中有三五个朋友，但都算不上特别熟悉。他和其他富二代不同，早早就已经获得了霍氏集团的实权，把老爹架空在豪华大别墅里，不把霍董事长气死已经算是孝敬。而他这些所谓的童年好友们，大多都还在父辈的光辉下过着挥霍无度得过且过的生活。

霍岩宗品行多受母亲影响，外表看着绅士有礼，实则冷漠淡薄，他当然不至于看不起这些朋友，但也确实没有知交的打算，因此平日是不来这种聚会的。

杨氏集团的小少爷见他来了，热闹来迎，还没来得及阴阳两句，就看见跟着霍岩宗身后的殷娇，他眼光立刻被夺了去，直问道：“霍爷，这美女谁啊，你女朋友？”

霍岩宗没回答，殷娇故作低眉顺眼道：“是朋友。”

起哄的人围上来三四个，霍岩宗走到一边，任由殷娇自己发挥。

他端了一杯红酒，坐到沙发上摇晃，霍岩宗的眼光不在酒里，却在殷娇的身上。殷娇果然聪明，三两下就拿捏了伪装成小白花的精髓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动作柔弱而轻缓。别人给他递了酒，他抿一小口，还假装被呛到，咳嗽几声，眼眶微红，惹人怜爱。

霍岩宗按自己的喜好标准打造的殷娇，当然受人喜欢，霍岩宗远远看着，心里滋味怪怪的，又觉得好，又觉得不好。看见殷娇假装喝不了酒，又忍不住偷乐，对着那群围过去的蜜蜂苍蝇冷笑：你们是没见过他对瓶吹的样子。

他的冷笑由此生出一丝骄傲，骄傲又生出了一丝占有欲。眼看有人借递手巾捏了捏殷娇的手，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了上来。

他还没来得及发作，杨小少爷坐到了他旁边：“该不会就是把你家老爷子差点气死那位吧？”

霍岩宗收敛了神情：“何以见得。”

“霍家的事，谁不关心。”小少爷眼神停留在殷娇的屁股上，“旁人都说你霍岩宗石头开窍，色令智昏，忽然爱上了个风骚浪货，连门风都不顾。这么看来，这美女也算不得很浪嘛。屁股倒是不错，少见这么翘的。”

霍岩宗知朋友秉性，总结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没一句能听的。平日也就算了，现下他却听得面色发冷：“积点口德。”

他越是紧张，越让人想要挑衅。

“这里就你风流韵事少，难得有一件，还不让人说了？”杨家少爷故意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，“我看在座的都猜到了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人。但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还知道更劲爆的。”

他顿了顿，故意挡住霍岩宗的眼睛：“他下面真的什么都有吗？”

明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殷娇也从来没有隐瞒过，可听见旁人用这样调侃的语气说起，却彻底点燃了霍岩宗压着的火气，他怒视杨少，威胁的话没说出口，但阴冷的脸色却已代表了一切。

霍氏集团在这群人的家族势力中本就数一数二，加上霍岩宗实权在握，杨少虽然调侃，却不敢真的得罪他，见他摆明不高兴，立刻举手投降：“别生气，霍哥，霍爷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周家老二。你知道的，他性癖向来奇怪，这种奇珍货色，他怎么可能不打听。”

霍岩宗这才想起什么，他扭头看向吧台，刚刚还被团团围住的殷娇人已经不见了，一起不见的还有那位周家二公子。

霍岩宗猛地站起来，杨公子扯着他：“急什么，你带人来不就是为了玩吗？”

他懒得解释，一把甩开杨少，抓着吧台上一个人问出方向，直奔后门而去。这酒吧包了大楼整整一层，光怪陆离、人模狗样，看上去上乘，其实只为了玩乐而生。霍岩宗开始后悔，他为什么要带殷娇来，殷娇不就想谈恋爱吗？反正他只是喜欢又帅又有钱的，干嘛不和自己……

他停下脚步，在楼梯间看见了殷娇；殷娇此刻被人堵在墙角，周家老二往他身上贴着，手已经掐上了殷娇的腰，火急火燎地问着：“跟我试试吧。”

殷娇还没回答，他人已经朝殷娇的脖子上凑过去，嘴唇眼看就要贴上。霍岩宗两步过去，飞起一脚踹在那人后腰上。

“试你大爷！”一向以绅士外表著称的霍总踹飞了自己的酒肉朋友，留下一句粗言，拉着殷娇离开。

他无端上头，十几年来从没发泄过的怒气全都冒了出来，他不确定自己是在气什么，可能在气他那个没用的爹、说走就走的妈，气他被殷娇夺走了不该夺走的目光，气自己失常和失态，气殷娇被当成“货色”。他急匆匆地离开，连殷娇让他放手也听不见去，一路拽着他，连上了车也没放开。

等把殷娇送回家里，他的怒气才下去了几分，殷娇的手早被他抓红了，在手腕处泛起一片红肿。殷娇好不容易推开他的手：“老板，您发什么疯呢？”

霍岩宗平复了几分的怒气又被撩了起来：“我怎么发疯了？那周家老二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急着谈恋爱也不能跟那种东西谈吧。”

殷娇看着他：“那不也是您朋友吗？”

“不是我朋友！”霍岩宗直接把私立高中三年的友谊抹掉了。

殷娇抱着手：“不是您朋友，您干嘛带我去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只是……”霍岩宗一时语塞，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带殷娇去那种地方，原本就默认了殷娇会在那里和任何人发生任何事。

他们只是合作关系，霍岩宗无权过问，更无权关心。

可是他关心了，关心得还踹了别人一脚。

殷娇这才笑起来：“霍总把我改造好了，自己看着喜欢，不想让给别人了？”

真的是这样吗？霍岩宗看向殷娇，他的妆容、他的头发、他一身的穿着，所有都按照霍岩宗的喜好量身定做，知性、大方、恬静、美丽，可霍岩宗是因为这样才不想把他让给别人吗？

他第一次像个孩子一样回答不了任何问题。殷娇却忽然背手，拉开了背后的拉链。

他的动作很慢，慢得霍岩宗随时都可以阻止，但时间被眼前的场景所杂糅，变成延绵而不知流淌的清潭死水，霍岩宗忘记呼吸，眼看着殷娇脱下裙子，露出他的本来面目。他的胸部挺拔，却不像女生一样柔软，他的腰部纤细，却有着若隐若现的腹肌。长裙之下只剩一条同样纯白的内裤，殷娇停下了动作，抬眼看他，声音在霍岩宗耳畔环绕。

“要看吗？”

霍岩宗想说不，但字眼却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。殷娇拉过他的手，霍岩宗的手指勾在内裤的边缘，往下一拉，那条小小的遮羞布就顺着大腿滑了下去。

所有人都在关心殷娇的裙子底下有什么，问他什么都有吗？问他能不能用？问他要不要试试。他就站在那里，在客厅暖黄的灯光下，他毫无保留地站着，他的秘密全都暴露在霍岩宗的面前。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殷娇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，霍岩宗只觉脸上烧得发热，烧走了他所有残存的理智，他嚷嚷着我家猫还等着我回去喂饭，像第一次看见初恋裸体的未成年少男一般，惊慌失措，夺门而逃。

4

霍岩宗家里没有猫。

他家没有猫，没有狗，没有鱼，没有一切宠物，偌大的房间里，只有一个霍岩宗，静享他的失眠。

霍岩宗第一次在高层会议上失了水准，他在部门汇报时频繁看向殷娇的座位，但市场部总监已经结束出差回来了，那个位置上只坐着一个矮胖中年男子。

这大大影响了霍岩宗的工作效率，而众所周知，工作效率是霍氏的一切。

为了挽救工作效率，他纡尊降贵从39楼亲自来到21楼，霍总光临市场部，惊得全部门差点瘫痪。

霍岩宗在21楼门口徘徊了十分钟才进去，殷娇的办公室在尽头的左边，一进去，霍岩宗就看到一双被渔网袜包裹的长腿。

殷娇穿得比往日还要夸张，身上一套两截式流苏亮片包身裙，炫得跟灯球差不多，偏偏还配着一双大洞渔网袜，脚上勾着那双一万二的细跟鞋。要是别人，走进这间办公室前恐怕得倒吸一口凉气做好心理准备。但霍岩宗看到殷娇穿成这样，却生出一份没来由的安心感。

他正想怎么缓解自己落荒而逃的尴尬，殷娇却主动开口：“霍总找我有事？”

有事，但也没事。霍岩宗顺势坐下来，他想要道歉，但是作为一个上位者，向下属道歉总是有些困难的。

霍岩宗想了想：“晚上有空吗？”

殷娇哼唧一声，没有正面回答，霍岩宗好声好气道：“带你去吃饭。”

殷娇又把头发烫回了原来的样子，今天是一头慵懒的大卷，配着小烟熏妆容，他明知故问：“那霍总想让我穿成现在这样，还是穿成小白花那样？”

这分明是在置气了，霍岩宗站起来，往殷娇靠过去，殷娇没躲，连凳子都没挪一下。霍岩宗几乎贴到他身上去，腿和腿之间只保持着不到一厘米的距离，他几乎能感觉到西裤被渔网袜上的微弱静电吸起的反应。连衣料都在向殷娇靠近，霍岩宗却维持着最后的体面：“我喜欢你穿成现在这样。”

殷娇眼见着高兴起来：“那我就去吧老板，要吃贵的。”

这几天霍岩宗已经明白了，殷娇长得一副精明的样子，实则没什么心眼，他当然不是蠢或

者单纯，只是人生经历复杂，也就懒得为了小事情动心思。他既不害怕闲言碎语，也不在乎外界评价，道德伦理也和普通男人或者女人不一样。他疑心殷娇对他有意思，不然怎么会当着他的面脱衣服，又因为他跑了而生这白来的气，但殷娇没说，他也没说，衣服虽然脱了，却难以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。

霍岩宗把殷娇带去西餐厅，殷娇点了鳌虾、白松露意面和鹅肝三重奏，都不是些适合在金主面前优雅进食的餐点。他的两截式紧身小裙也阻碍了他的发挥，顾得上吸腹就顾不上换刀叉，动作实在不美观。

大概是渔网袜实在扎眼，来往穿着小晚装的男男女女们都在偷看殷娇，霍岩宗向来高贵，耳朵里只听得阿谀奉承或真心赞美，现在和殷娇相处多了，也学会了对流言蜚语处之泰然。管他们怎么说，反正霍岩宗和殷娇总是不会变的。

两人进了半瓶红酒，但都没什么醉意，正想着再去哪里待会，餐厅门口却拐进来几个熟悉的面孔。

是霍董，带着一个年轻女人。

霍岩宗只当自己老爹又起了花花心思，不想打招呼。霍董却主动走过来，冷眼瞄殷娇一眼，带着那女生坐下了。

殷娇虽然是这顿饭的客人，可霍董一坐下，他就成了外人。好在霍岩宗自然地拉着椅子往他身边靠过去，扶手挨着扶手，两个人也几乎快贴到一起去了。

霍董难得没立刻生气，反而介绍跟来一起的女生：“岩宗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你杨伯父的女儿啊。”

霍岩宗不记得什么杨伯父，也不记得什么女儿，但还是保持了绅士风度，挂上虚假的笑容：“记得，杨妹妹好久不见。”

那女孩点点头，轻声喊了一句“岩宗哥哥”，她坐姿端庄，蓄着一头未曾染过的长发，瀑布一般坠在脑后，穿着一件方领的连衣裙，仪态大方。殷娇看第一眼，总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，看第二眼忽然反应过来，拉着霍岩宗小声道：“这不是你最爱的小白花吗？”

霍岩宗心里早就了然，大概是谁把自己的行踪泄露给了父亲，父亲带着这世家的淑女过来给下马威呢。

果然霍董下一句便是：“杨伯父的女儿天资聪慧，刚从英国毕业回来，她此前有在海外大集团实习的经验，原本应该留在国外的，都是因为思念父母才回来。”霍董顿了顿，重音道，“孝顺啊！”

霍岩宗只保留着基本的绅士风度，没有搭腔。杨家妹妹大概也有被赶驴上架的成分，只是低着头，推脱几句“没有没有”便不再说话。场面一时有些尴尬，殷娇素来是个不爱冷场的，居然接话：“那好厉害，我这辈子最佩服会念书的人。”

小姑娘这才抬起头来，看着殷娇，竟然笑起来：“我也喜欢像姐姐这么漂亮的人。”

霍岩宗被逗乐了，笑都憋在腹腔里，忍不住发抖。殷娇在身边察觉了，伸手摸摸他的肚子。

霍董眼看势态不对，看殷娇越发不顺眼，阴阳怪气起来：“像这样的人，小杨，你可得离远点。”

殷娇对这种话早就脱敏，并不生气，却没想霍岩宗接下话茬：“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要离远点？”

霍董冷笑一声：“学识没有，家世没有，就知道衣着暴露到处卖肉，除了勾引男人什么都不会！”

霍岩宗忽然拉着殷娇拍案而起，殷娇以为他要说点什么大义凛然的话来给自己正名，却听霍岩宗回答：“他喜欢勾引男人，我恰巧是二世祖，绝配嘛！”

殷娇彻底被逗笑，要不是手被拉着，简直要给霍岩宗鼓鼓掌。霍董比上次还气，脸色青了又白，霍岩宗懒得搭理，牵着殷娇走了。

殷娇跟着走了半路，才想起来：“是不是没结账？”

“我爸会买单的。”

“那便宜你了，说要请客，一分钱没花。”

“殷娇！”霍岩宗停下脚步，转身看他，“你怎么不生气？！”

殷娇以为他在说笑，笑了几声，却见霍岩宗脸色真的不善，好像不是演的。他被迫收敛笑容：“我有什么可气的。”

“他们围着你，调笑你，一边想要占你的便宜，一边把你描绘成怪物，我爸他，”霍岩宗顿

了顿，“我爸三番四次对你说那些侮辱人的话……”

殷娇甩开他的手，却向他靠近一步：“可是，你本来就想让他讨厌我啊。”

对啊，对的，一开始明明是霍岩宗顾殷娇来做那个讨人厌的角色，利用他的美丽，来气自己的父亲，可他哪里想过，等到事情全如霍岩宗所愿，他却会如此心乱如麻。

他不愿意要这样的开始，定义他和殷娇之间的关系。

可是他和殷娇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。

加上高跟鞋，殷娇比霍岩宗还要高些，身材修长的他微微低头，眼眸接入霍岩宗的视线，于是殷娇的凝视便深入他的眼底，躲也躲不开。殷娇轻声问他，再一次：“你喜欢吗？”

5

殷娇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炙热的视线，是在推开会议室大门的瞬间。

他常年被观看，也乐于被观看，即使如此，还是被那猛烈而直白的视线所捕获。他拉开椅子坐下，假意转动身体找到视线的来源：霍氏集团的总裁霍岩宗正坐在会议主位，一直看着他。

霍岩宗是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男人，这样的男人，不会意识到如此直白的视线是一种侵犯。

殷娇猜测老板看上了自己，又或者说，看上了自己的肉体。

他被霍岩宗的秘书邀请去和老板共进晚餐，殷娇已经想好了，如果老板非要和他睡一觉才罢休，那就睡一觉也行。

他在车上直言不讳，抛出平等做爱不交易的条约，但老板却只是想让他去假装未婚妻。

殷娇觉得好笑，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如此离谱的请求。

也许是霍岩宗真的对他没有色欲，他们的相处极其自然，殷娇在他面前没有伪装，他随意地表达着自己的真面目，甚至对着这个男人说出了自己荒诞的童年。

然后霍岩宗答应要给他介绍对象。

殷娇想，好吧，也许就是这样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，他从来没有和男人成为过好朋友。

他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但霍岩宗却忽然发了疯，疯气传染，引得殷娇也想疯一下。

他在霍岩宗面前脱了衣服，霍岩宗却跑了。

也许老板是个正常人，正常地喜欢小白花一样的女人。殷娇擅长接受现实，但霍岩宗明显没搞明白自己想要什么。

但殷娇明白了。

被爱是陷阱。

殷娇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，但却不相信被爱会真实发生，在他如此的身体和风格面前，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天然带着一丝猎奇，想要探究、分食，在这磅礴的肉欲面前，谁能分得清多少是真实的爱意。殷娇已经成熟，他不想欺骗自己，也拒绝被催眠，他不想踏入一个明知是无底洞的陷阱。

可是，假如……

假如眼前有一个被爱的机会呢？

殷娇想要抓住这个机会。

他把霍岩宗带回了家。

客厅的灯没有开，殷娇用后背贴上霍岩宗的胸膛，从餐厅回来的路上，霍岩宗一直没有说话，他的手是凉的，身体也是凉的。殷娇拉出霍岩宗的手，顺着大腿摸上去，在触碰到自己大腿内侧的软肉时，殷娇分明能感觉到霍岩宗的手在发抖。

霍岩宗的掌心迅速变暖了，然后开始发热，他的手指从网眼中间穿过，勾起一格丝线，三指从渔网袜中按了进去，紧紧地贴在了殷娇的大腿上，他很快加重了手上的力度，揉捏那个地方，他很确信，自己是带着欲望在做这一切的。

殷娇把他拉到沙发上，张开两腿，将霍岩宗的大腿夹在自己胯下，霍岩宗还穿着裤子，殷娇没有要帮他脱下来的意思，他主动夹紧双腿，直到下身和霍岩宗的裤面完全贴合。他只有一条薄薄的内裤和网袜，并不能起到任何保护肌肤的作用，下身磨上西裤的时候难免带来一点刺痛，他抖了一下，但热情并未退减。

他确信霍岩宗勃起了，隔着西裤顶起帐篷，坚硬的地方磨着他的下身，他也确信霍岩宗能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，摩擦着霍岩宗分身的地方，不但有勃起时足以顶开裙子的男性器官，还有湿润的女性器官。

一旦踏入陷阱，人就只会沉溺其中，霍岩宗的存在唤起了殷娇对爱抚和亲吻的无限渴求，但他没有将这些化为主动求索的言语，只是隔着一层薄薄的内裤动作，用霍岩宗勃起的下

身磨蹭自己的阴部。阴蒂被蹭了几下，下面就湿了，阴道温温柔柔地分泌着粘液。蹭得很舒服，殷娇克制地小声呻吟，他因为陷阱的存在变得小心谨慎，生怕自己会因为过于猛烈的反应而吓跑现在被自己骑在身下的人。他尝试着加快磨蹭的频率，霍岩宗勃起的阴茎被夹在他的双腿中间，微妙的感觉源源不断传遍全身，肉穴流出的水打湿了内裤，浸湿了渔网袜的边缘，流到霍岩宗的腿上。殷娇难以自制，他试图抚摸自己的胸部来缓解想要被碰触的苦楚，而霍岩宗忽然按住他的手，伸出手臂抱紧了他。

霍岩宗一手伸进他的上衣，揉捏他的胸部，手上的触感是柔软的，滑嫩的皮肤包裹着一层浅浅的脂肪，肌肉放松时像果冻布丁一般，在手掌中被随意掐揉，乳头在这揉捻中变得突起，摩擦着衣料变得红肿，引得殷娇不断扭动身体。霍岩宗用另一只手按住殷娇不安分的大腿，让他夹得更紧。

他终究按耐不住，自己扯了裤子，性器在殷娇的大腿之中反复插入，紧实的大腿和柔软的肉块共同组成了另一种性器官。霍岩宗的阴茎磨过网袜，感受到一丝疼痛，他湿润的龟头摩擦着殷娇的内裤，顶入缝隙之中。

殷娇浑身都在发抖，快感被堆积在入口处，过多重叠，几乎禁不起阴茎的一丝碰触。他加快了摩擦的频率，用力抓着霍岩宗的双腿，男根顶着裙摆上下摆动，晃动着流苏不断扬起落下。

“我想射。”殷娇这么说着，但没具体说明是用哪个部分，霍岩宗哼了一声算是回答，穿进网袜中的手指勾开内裤边缘，龟头直接在殷娇的肉穴入口处磨蹭着。

殷娇再也忍不住，他快速地套弄了自己几下，屁股用力下压，几乎要把霍岩宗的阴茎挤进入口，随后颤抖着射了出来。精液弄脏了裙摆，殷娇没有停下来，肉穴黏黏糊糊地分泌着液体，他还想继续。霍岩宗却把他抱了起来，面对自己。

总裁大人脸上已经红了，但他还保有一丝该死的理智。他对殷娇说：“我上次没看清楚。”“什么？”

“让我看看，”霍岩宗摸着他的大腿，“我再告诉你，我喜不喜欢。”

这样的要求何止过分，但殷娇决定纵容他，这是他们最后又最重要的以诚相待。殷娇坐在沙发上，一条腿支起来，用手臂抱着自己的膝盖，另一条腿分开，于是性器官便完整地暴露在了霍岩宗面前。

霍岩宗跪了下来，他靠得很近，近得能闻到殷娇体液的味道。殷娇的阴茎比他想象中要小一些，像十几岁未发育完全的小男孩，他的女阴结构却很完整，霍岩宗伸手拉开了一点，粘稠的液体就从肉缝处流了出来。

这样分腿的姿势使殷郊感到羞耻，他脸上几乎全红了，哑着声音问他：“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霍岩宗答道。

他喜欢殷娇在别人面前肆无忌惮的样子，喜欢他穿显眼的衣服，说不太动听的话。哪怕殷娇与他所谓的理想型全部背道而驰想去甚远，可他没法骗自己，他分明是喜欢的。

他扯开脆弱的渔网袜，毁了一件昂贵的商业艺术品。扯开内裤，男人宽厚的手掌抚摸上敏感的下体，一根手指贴合肉缝上下轻缓地磨动。很快指尖变得湿粘，霍岩宗的手指分开软绵的穴口，粗硬的指节直捣进湿透的阴道。殷娇忍不住想要闭合双腿，但汹涌的快感从下方一浪浪冲击而上，他全身颤抖，体液把大腿间和霍岩宗的手指都淋得湿漉漉。

这次轮到霍岩宗问了：“你喜欢吗？”

几乎高潮的感觉让殷郊说话间都带了哭腔，他说“喜欢”，没有宾语，可能喜欢的是霍岩宗的手指。

这当然需要一个最肯定的答案。经过刚刚那一轮磨蹭，霍岩宗早已硬得不行，他掐着殷娇的腰让他向后倒下，自己攀上了殷娇的身体，将阴茎插进殷娇被各种体液弄得黏糊糊的双腿间。

滚烫粗硬的触感让殷娇直接叫出声，他感觉霍岩宗正在用手并拢他发软的大腿，在他湿滑的腿间发泄地抽插，下身所有的敏感地带都被那根阴茎磨过，他擦过泛滥的穴口，蹭过柔弱的阴蒂，前端直顶到饱胀的双球。

他猜霍岩宗有意在整他，具体在报复什么，殷娇也不太清楚。他的肉穴每次被龟头顶到都在愉快地收缩，蜜液就像眼泪止不住地流淌，恨不能把霍岩宗的分身立刻吸进来，让二人彻底亲密地融为一体。

“喜欢你。”殷娇终于投降，他讨厌郑重其事的表白，但如果不是自己调戏在先，大概也得不到这一场诡异的报复。霍岩宗终于满意，他抬起殷娇的下巴与他接吻，口红被胡乱抹到

两人的唇上，使亲吻之中夹杂着别样的味道。霍岩宗终于控制不住，他几乎要用牙齿撕咬殷娇的嘴唇，他用力分开殷娇的双腿，将阴茎顶进了那道穴门。

身体被忽然进入，殷娇产生了一种被掰开的错觉，比手指粗得多的肉物进入得很快，顶得也很深，但因为体液的润滑，一切都相当顺利。霍岩宗没有一刻停留便开始抽插，他用的力道原不算大，但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进入得更深，被软肉包裹的感觉比他想象得还要好，他甚至在这舒服的感觉中忽然想起点别的事情来。

“你没试过？”霍岩宗问。殷娇被他操得眼神迷离，不知道他在问什么，于是霍岩宗又加了力气：“能生吗？”

殷娇被顶得前后摆动，肉穴被强有力地撑开，阴蒂和内里的敏感点被触碰的快感夹杂着羞耻一同袭来，他几乎要支撑不住，耳边却响起霍岩宗那讨人厌的问题。他用双腿夹紧了霍岩宗的腰，把他往自己身上按：“你来试试。”

完全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，却也是不顾一切的勾引，霍岩宗的阴茎已经完全插了进去，他顶在殷娇的屁股上，又往里面用力磨了磨。

“你愿意？”霍岩宗掐住殷娇的腰，操弄的幅度变大，殷娇穴口被带出的嫩肉上还闪着水光，淫水沿着内壁和肉棒的缝隙挤出来，然后被拍打出白色的泡沫。

“随你……”殷娇显然已经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，只知道跟着身体本能的反应追求快感，跟随着霍岩宗的抽插摇摆着腰部。

“我怕你后悔。”霍岩宗快要失去绅士该有的风度，他能感觉到殷娇的肉道在收紧，他也想要射精，他感觉自己应该抽出来，或者带个套，实在不济，他换个后穴干干也行。

“闭……嘴……”殷娇被弄得高潮了，话语中盛满哭腔，他懒得理霍岩宗放下面具的表演，索性把霍岩宗夹紧，让他直接顶到最深处。霍岩宗在他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中用力进出几次，被他夹得控制不住，把所有精液射了进去。

饱胀的感觉充满了肚子，殷娇因为高潮的感觉屏住呼吸，他的大腿根还在颤抖着，和霍岩宗结合的地方又热又黏糊糊的，说不清是哪个地方在像火一样燃烧。

霍岩宗抱住了他，双臂收紧，不断把因为高潮而发抖的殷娇嵌入自己的体内。他还有问题，对，每个老板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闭上那张讨厌的嘴，但霍岩宗最后还是忍住了，掰过殷娇的脸，去亲吻他。

他本能地满足了殷娇对爱抚和亲吻的渴求，精准精确，连在嘴唇、舌头，到阴茎、肉穴，全部被满足。

他准备跳入爱人的陷阱。

殷娇由得他抱着，双腿反正是合不上了，不如挂在霍岩宗身上，他在湿吻中抽空喘了几口气，在下身黏黏糊糊的状态下，勉强恢复被高潮带走的理智。

“你是不是把我新买的渔网袜扯烂了？”

破掉的袜子还挂在他的腿上，霍岩宗耸耸肩，在黏糊糊的甬道里缓慢抽动几下。

“买新的，刷我的卡。”

FIN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